

我在烟台做家政 ⑴

形形色色的家人

韩红梅

我告别果园到城市做家政,不仅与所照顾的老人朝夕相处,还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们的家人打交道。

我照顾过一位非常节俭的大姨。刚上户时,老太太说她没有多余的铺盖,让我回家拿被褥。我说:“大姨,我大老远出来不方便带被褥,都是客户提供的。”老人从柜子里扒拉半天,找出一套黄渍斑斑的被褥给我。躺在硬邦邦的褥子上,盖着硬硬的被子,我手脚冰凉,像刺猬似地缩成一团,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寒衾似铁。老人晚上自己摸黑,也不让我用电,我不能像老人一样晚上七点多钟就上床睡觉,总要看会儿手机。我把台灯调到最小亮度,老太太发现后就把脸拉得老长。她还让我洗澡、泡脚,让我把脏衣服带回家洗。我半个月休一次班,总不能半个月洗

二

我照顾过一位博学多识、温文尔雅的大叔,令我印象深刻。无论冬夏,只要出卧室,大叔必穿着正装,和我单独相处,从没说过一句有失分寸的话,真乃谦谦君子。

我上户时,大叔女儿丽姐将大叔的饮食起居习惯一一告诉我,并看似随意地询问我的饮食爱好。

大叔居住的小区附近没有菜市场,丽姐隔三岔五回来送果蔬、点心等各种吃食,其中有很多是我喜欢吃的。

丽姐叮嘱我做菜时,做一份大叔喜欢吃的,再做一份我自己喜欢吃的,不要光尽着大叔的口味做,让我一定要吃饱,跟在自己家一样,不要拘束。丽姐的话

三

老话说,千人千面,百人百性。我照顾过一位半自理的大姨,清醒时说我这好那好,糊涂时就骂我。我把老人当成病人对待,权当没听见,颇有唾面自干的气度。而大姨的儿媳却让我领略了什么是鸡蛋里挑骨头。她不是说我这儿不好,就是那儿不对,我站着不对,坐着不对;往东不对,往西不对,喘气儿她都嫌喘得不匀。只要跟我说话,总是气势汹汹的样子,发工资时或当着人时尤甚。我一听见她开门回来就心头一颤,恨不得有个隐身衣披在身上把自己隐藏起来。

一开始,我隐忍着,心想,端人家碗,受人家管,谁让咱挣着人家的钱呢。忍让,有时会让对方反省,甚至成就一段佳话,比如六尺巷的故事。但有时候忍让只会让对方觉得你软弱,我的忍让换来的不是海阔天空,而是这位儿媳变本加厉的挑剔、呵斥。

任何事物都有限度,弹簧被压到极致就会反弹。我跟老太太一桌吃饭,给老人剥虾、剔鱼刺啥的。大姨的儿媳说:“保姆就是以前的老妈子,是下人。下人有上桌吃饭的吗?你懂不懂规矩?”我一改往常的不吱声,端起自己的饭菜就往厨房走:“我在哪儿吃饭无所谓,在厨房更自

一次衣服,洗一次澡吧。

好在老太太的女儿不像有的儿女,不管父母对错一味维护,而是一直站在我这边。她说:“大姐,我妈节俭了一辈子,老了又带点糊涂,你别跟她一般见识,该吃吃,该用用,我心里知道姐你受委屈了。”她从家里带来暄软的被褥,放在门口,让我装作是自己网购来的。

我躺在软乎乎的被窝里,身心俱暖,老太太见我 using “自己买来”的被褥,脸上也晴朗起来,敞帚自珍地把她那盥甲般的被褥重新收好。

老人女儿又交给我五百元钱说:“姐,这个钱,你用来向我妈买水买电。”从此之后,我要用水用电时,就先给老太太交钱,老人要二十,我给三十。我每月交的钱,包揽全家水电费都绰绰有余,老

令我很是感动,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

丽姐的婆婆跟大叔住一个小区,丽姐哪天没空回来照看她婆婆时,会让我多做点饭菜,给她婆婆送过去一份。每次丽姐都给我发二百元红包,我坚决不收,不过是多放点米,多炒点菜,当捎带的事。丽姐见我不收红包,就用别的方式补偿我,她说我给她解决了后顾之忧就是帮了大忙。

大叔生病时我到医院陪护,到了晚上,丽姐来替换我,让我回家休息。我说:“大姐,你上一天班,晚上也需要休息,别的护工都是二十四小时陪护,我也行。”

丽姐怕我累着,就找了一个护工来照顾大叔,让我专门管着做一日三餐送

在,但大姨磕了烫了不关我事。”有关单位工作人员来给老太太拍照,我给老太太比了个耶,说:“大姨,笑一个,茄——”话还没说完,老人的儿媳推了我一把,“一边去,有你什么事,一个保姆,显着你了!”家里来客人,我给客人沏好茶,远远坐在一角,准备添茶倒水。她又说:“你一个保姆,离客人远点!”人越多,儿媳越爱彰显自己的主人身份,她恨不能把“保姆”俩字刻在我额头上。再来客人,我躲进自己房间,儿媳呼喊:“保姆!出来添茶!”我说:“我一个下人,上不得厅堂,你自己添吧!”儿媳经常嘲讽我饭量大,其实我饭量并不大,假如一个人瞧不起你,就会处处看你不顺眼,你吃得再少,她也心疼。

儿媳三天两头回来,每次回来都是连吃带拿,我蒸一锅包子,吃剩的全被她带走了。后来,我不让拿了,“合同上写的是我只照顾大姨一人饮食起居,我没有义务为你做饭。”有一次,老太太不小心把大便拉到了床上,我戴上一次性手套去收拾,儿媳厉声说:“把手套摘了!”收拾大小便要戴手套,跟做饭要戴围裙一样正常,我不明白这个儿媳为何非要反其道而行之,我摘下手套:“不戴手套我不知如何操作,你做个示范

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成天笑咪咪的,再也不给我甩脸子了。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在心中给大姨女儿点了一百个赞,这招儿真妙!老太太收了我的水电费会美滋滋地交给女儿,女儿再交给我,循环往复。

老人女儿经常回来送水果、点心等,每次都叮嘱老太太:“老妈,让大姐一起吃哈,不然就坏了,浪费食物伤天理!再说,大姐吃好吃饱才有力气照顾你!”

“伤天理”是老人的口头禅。趁老人不注意,老人女儿会再拿出一些水果、点心等单独放我房间里。她的理解和维护,如和煦的春风,将我心头的一丝不满吹得一千二净,让我觉得再来两个这样的老人也还能坚持住!士为知己者用,我更加耐心细致地照顾老太太。

往医院。大叔住了半个月院,出院时,丽姐给我和护工每人五百元红包。我不要,说每天光管着做饭,本来就很轻松了。护工也不要,说丽姐给最高工资,还额外管一日三餐,已经很感谢了。

丽姐说:“你俩尽心尽力照顾我爸,替我分忧,这是我感谢你们的。”丽姐的话让我和护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们做家政多年,见到不少花了钱就把保姆往死里用的客户,能遇到宽厚仁慈的丽姐真是幸运。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意,护工给大叔买了营养品,我给大叔买了鲜花。

我发自内心地敬重、爱戴大叔和丽姐,在心底默默祝愿大叔一家好人一生平安!

吧!”儿媳气急败坏地瞪着我,我以眼还眼瞪回去,“我来照顾老人,是凭劳动吃饭,你用不着整天对我呼来唤去。你总说以前的保姆都比我好,那你为何不把她们留下来?”儿媳说:“我还不能说你了,你成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我说:“尊重是双方面的,总统还向对他行礼的乞丐回礼呢。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跟我说,也可以让我下户,没必要盛气凌人。”我的一番话让儿媳哑口无言,她吭哧半天竟然在脸上挤出点笑,让我继续给老太太收拾屎尿。

从此以后,儿媳每习惯性地质问我时,我就勇敢地直视她:“你想用我,就好好跟我说话;不想用我,我立马下户。”下户,像离婚时有些人对付配偶的杀手锏一样,成了我与这儿儿媳相处的护身符。我早已从邻居口中得知,这家用了许多个保姆,都不堪忍受儿媳的傲慢、粗暴,我是做得最好、最长、也最能忍耐的。

以前我以为儿媳这种类型的人是抖音播主为了吸引流量,夸大其辞杜撰的,生活中经历了才知现实中确有这样的人在。我也明白了遇事不能无限度地忍让。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感谢生活!

诗歌港

采撷欢喜

胡国葵

安静的时候
世界是我自己
捧读着跳动的文字
一点点熨平褶皱的心
就像去远方航船
探寻着大海的意义

全神贯注里
我开始懂得谦卑
言谈之间细腻
认真品读中
我开始举手投足温柔
热烈之间含蓄

深刻地靠近阅读
文字便会与我相互偎依
在大雪覆盖万物之刻
我的枝头正酝酿新绿

文字的魅力
不止赋予我感知的慧觉
还在生命低潮的波谷
仍让我去采撷灵魂的欢喜

塑料瓶的自白

康勤修

我是一只五颜六色的塑料瓶
摆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中
盛满屋檐角的半盏云影
装过冰镇汽水撕裂的蝉鸣
陪你漫步晚风轻柔的迷人花径

我曾登上隆重典礼的主席台
目睹过聚光灯刹那耀眼的明
也曾陪伴丽人春日去踏青
藏过徒步山野你装满的清冽泉声
怎料一朝饮空
被抛掷于荒野路经

我在风里滚过积尘的街沿
在雨里浸过低洼的污水坑
这并非我生来喜欢沾染风物
只是未归其位
才扰了天地清明

莫让我滞留在草叶间枯等
莫让我随波逐流淤堵了河津
行色匆匆的人们,请您抬手
送我奔赴循环的归程吧
让我碎身再塑,一路欢歌
重赴下一段新的美的历程